

困學紀聞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鞀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以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

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

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以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糊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丘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莊七年

傳云不脩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兩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

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
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
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
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論義

書尹氏卒以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以崔杼
弑其君之始也此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
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
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
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

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况一國乎

愚謂酒誥曰剏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

六

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

唐一行得二十七

朔差者半

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

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

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日亦頻食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丘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

一十九

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

王之後

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爲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藥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食葉蜮音

特

爾雅蜮臙肥郭璞注蜮即負蜮臭蟲劉歆曰負蜮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彦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蜮處淵則涸行水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蜮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觀之禮廢矣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成風之贈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符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櫜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

經不書

齊有彗星見於傳而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刺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

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
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
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
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
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
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
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
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
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世子子

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
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
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
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
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
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
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
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